

月下情愫

石泽丰

我观察过明月夜下的影子,在我童年时代的夏夜。天幕笼罩过来,村庄并没有睡去,鸡刚刚进笼,还在里面相互拥挤着,炊烟也刚刚散去,灶台是热的。这个时候,月亮如一块明镜,圆润,悬挂在夏夜的天空,这应该是一个农历十五或十六的日子吧——在我的记忆里。人拖着影子进屋,而后又出来,屋里有点燃的煤油灯,人或进或出,影子随从。许多年过去了,我一直在怀念着那样的夜晚,怀念我童年夏夜的生活。如今生活在城里,我再也没有体验过,它像一滴清凉的露珠,滴落在我回不去的夜晚。

月亮把头探进我的窗户,看着我。哦,不,月亮是把头探进千万人家的窗户,窗户内有人没人,月亮在意了吗?我不知道。如今,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加班回来时,走在大街上,街灯通明,月亮也没有照出我的影子,是不是不值得一照?我停下脚步,抬头看它,才发现它有些发浑,再也不如当年那般皎洁了,再也不是我心中的那枚月亮了。我觉得我记忆中的月亮要好得多,它从村庄的树梢上升

起,硕大圆润,偶有清风捎去白云,月亮推却,把光照向大地,照着质朴的村庄,照着勤劳善良的父老乡亲,照出他们的影子,但不去描述它们的丑与美。我想,这就是月亮高贵的品质,千百年来,它值得人们去仰视,但同时,它又让人心生意念,情愫绕怀。正因为有这种意念与情愫的抖落,在中华诗词的长河里,便有了屈原的《天问》,有了李白的《月下独酌》,有了张九龄《望月怀远》,也有了苏轼的《水调歌头》……它们在浩瀚的文化大洋里,闪烁着,银波跳跃,我深信,那全是月亮给的。

我外婆的屋后有一个很大的淡水湖,名曰黄湖。每年夏天,湖水涨了起来,船只由此可以开到村后的稻田边。那时,我的大舅和二舅共同拥有一只很大的帆船,船上有鸟篷,有桅杆,需要两个人分别站在两边的船舷上,用竹篙撑离河滩,船得以驶向更深的水域。我记得他们白天捕鱼,晚上归来就把船停在河滩边。晚饭后,表哥们便要去看船,他们要睡在船上。我也随同去过一次,记得那夜,皓月

当空,光照千里,湖水敞开了胸怀,接纳了月亮,风有些调皮,把水中的月亮晃破,风过之后,月亮又重圆起来,如此反复着,在清澈的湖面上。那时,我解不开这样的情愫,只知道它是极好的意境,一个人可以躺在甲板上发呆,可以闻水声,可以看浮云。

水声与浮云是抓不着的,也握不住,它在你的耳际,在你的眼前,给你留下的仅是瞬间的美感,也许这就如岁月,它流走了,再也不会回来。如今,我的大舅和二舅已步入了古稀之年,那艘帆船的残骸都不知道去了哪里。在这个一切被机械化渗入的年代,那个月下夜的帆影也已退到了我们这一代人和上一代人的记忆中。我的大舅和二舅均已曾孙绕膝,在一个有月的夏夜,我见到他们手摇蒲扇,把走远的往事追忆回来,以此哄着月夜下的孩子们入睡。顿时,我仿佛又闻到了帆船甲板上的那种桐油香气,它是从月色里散发出来的吗?我抬头看看月亮,月亮无言,我没有找到答案。

越老越暖的父亲

罗志刚

父亲今年八十四岁,精神矍铄,思维敏捷,还有一些风趣,更兼有那种特有的气场,在家庭中是一个很受我辈尊重牵挂的老者。

从退休开始,父亲似乎有着一一种弥补家庭的心理,因为在六十岁以前,他将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工作。退休后,将自己定位在了厨房与菜市场,将心思放在了母亲身上,将精力放在了儿孙身上。

父亲给我的感受是越来越温暖,同时也越来越让我感到内疚。

2000年,我到南华附二医院履新,工作压力很大,以前大概是每周可以保证回家看一看父母亲,一起吃个饭——当时流行的歌曲是《常回家看看》,我却无法常回家看看。

我逐渐发现,父亲在医院出现的频率渐渐增高了,当时,他是骑着自行车来医院,问他干什么,他说每天骑车锻炼,从衡阳学宫巷骑到开发区新院的工地,然后,骑到解放路老城区的老院。有时候说是开药,也就是开上一两片感冒药或者牙痛药。

我发现,他实际上是到医院来看我的。

终于有一天,他在骑车来医院的路

上,被人家撞倒了,当时撞他的人吓得不知所措。他安慰人家:“没有关系,你走吧,我儿子是医院的医生。”在医院急诊科,我看着受伤的父亲,心中负罪感油然而生。尽管他伤得不重,但我心中很痛……

终于,他不骑车了,改成了坐公交,拿出一张老年证,得意地告诉我:“坐公交,老人免费。”但他手上比起往常多了一些食物,这些都是他自己加工的。

新院开业了,我变成了新院、老院两地上班,尽管双亲就住在新院里面的家属区,但是,我更加难得见到他们。

父亲改成了每天早上围着医院散步,节拍总是有规律,每周与我会至少有二个早晨的“偶遇”。如果不是偶遇,他就会在前一天晚上,给我打电话,而且总是这样说:“明天早上我给你送早餐。”第二天早上,他就会提着那个宝贝古董三层饭盒,底层是带汤带水的食物,上面两层是他得意的自制卤菜和面点等。最后不忘叮嘱道:记得将饭盒送回家。其实我明白,回家还可以看看母亲。但是,他送的早餐我是吃不了的——因为每天早上进入办公室后,我哪有吃早餐的时间啊!

在经历了几次无法吃他的早餐后,我就写了一篇文章,阐述只有在院外才能体

会到早餐的味道。这篇文章传到了父亲的耳朵里,他再也不送早餐了。

当父亲住到了蒸水花苑,他一头扎入菜园子与花圃中,也开始自行加工甜酒糟、腌渍洋姜、煮卤等食品,当有得意的产品问世,他会给我打上一个电话,让我过去吃或者拿,或者让外甥给我送过来。

当家中的花草、蔬菜长势喜人时,父亲也会给我打电话,让我回家去欣赏。有时还真的难得有空去家里欣赏他的菜苗与花草。今年春节,父亲学会了发微信,将自己的红梅花发到了家庭微信群,广受好评。

很简单的父亲,总对我们做儿孙的说要搞好工作,不要担心他,他会照顾好自己。他也时时刻刻在想如何搞好家庭的小自留地,做一些好吃的犒劳儿孙。

在节假日,我与老妹总是想办法安排家庭聚会,父亲喜欢在聚会上做一个主旨演讲,内容既有勉励之语,也有诉说革命家史,更多的是把生活、工作的哲理用诙谐幽默的语言表达出来。

晚年的父亲,饱含浓浓的亲情,暖暖的,责任心爆棚,反而让我这个做儿子的倍感愧疚,他却总是安慰我。这是传承……

用心读诗

龙沛宇

中国古代文人读诗,讲究的是“用眼,用笔,用心”。用眼,用笔很简单,看得懂,默得出,不过仅此不够,唯有用心,才能会意。

不过,心又不能讲话,怎么读诗?轻轻放下手中的一卷《咏柳》,行至窗边。

正是早春二月,天气犹凉,然而柳树早耐不住寂寞,赶趟儿似的,生出好些嫩得仿佛要化了的绿色,如美人化妆,多么浓重的脂粉也比不上这随心的轻描淡写。

仿佛日光会浑浊这幅画,我闭上双眼。三月春风已暖,二月柳风销魂——不知何处散来一阵清风,藏在柳枝里头,似若讲了个笑话,令得这位温婉娥眉般的柳树笑个不

停,那如一袭长发的柳条乱颤,抖落了几片杂叶,排成细致而齐整的一列——这是“不知细叶谁裁出,二月春风似剪刀”的画面在我脑海中呈现。

不犯观望,心领神会。俗语说:“读书不如读诗。”的确,那几百几千个白话字,一般人还真读不好,背不来——但诗不一样。诗词歌赋,少的只有十来字,多的不过百字余,易得背,既背了,自然可以用心去感。

躺在床上,闭目屏息,窗外是风雪交加,一到冬天,南方也会很冷,尤其是北风,就是一头嗜人命的凶兽,不断地

发出沉闷的低吼,不乏那衣物乱飞,大树拦腰折断,路灯倒地发出的噪声,风一更雪一更,纳兰的“风一更,雪一更,聒碎乡心梦不成,故园无此声”,字字句句,随风雪敲打在我的心上,闭目屏息,因为若睁开眼,会流泪,若吸一口气,会伤心欲绝。纳兰为何会如此伤心?因为他思乡,我思乡,天下千千万万的人思乡,故作此篇。

不管是《咏柳》还是纳兰词,诗词的世界不用看,只要有这么一颗心在,那么就不乏外界素材,不会有心难诉了,因为生活即诗,诗即生活,沉下心来,用心读诗,会有洞天。

老去的夏夜

纪云梅

常常会想到那些个夏天的夜晚,不可抑制地。

我知道,这种情结叫怀旧。有人说过,当一个人开始怀旧的时候,说明开始变老。

其实也没老到那个程度啊,但是,依然喜欢用“我们那时候……”这样的句式开头。

我们那时候的夏天,不像现在这样,可以用空调遥控器设定成春天般的温度。但是那时,即便在大汗淋漓的三十七八度,我们也比现在幸福。

最盼望的莫过于夏天的晚上啊!

我们家那个破旧却清爽的小院子总是早早地坐满了人。来人总是自带小板凳,一人手里执一柄大蒲扇或者芭蕉扇,或慢摇,或轻拍。

他们的目的,大抵是来听我的父亲拉手风琴或者二胡的。

父亲是镇上的文化站长,所以,在小镇人的眼里,享受文化娱乐活动,最好的去处除了白天开放的文化站,再有就是晚上我家的小院了。

父亲拉琴的时候,常常有邻居说:“纪站长,拉一段给云梅唱唱吧!”

是的,他们除了喜欢听父亲拉琴外,还喜欢听我唱歌。

于是父亲朝我看。如果我不想唱,就跑开,父亲也不强求。但绝大多数时候,我会给父亲面子。

电影《二泉映月》的主题歌《小小无锡景》,父亲最喜欢拉,我也最喜欢唱。我把这首歌演绎得极其悲切。小小年纪的我,唱这首歌的时候,脑子里常常会闪现一个凄惨的场景:一个男人,带着一个女孩,走乡串户,沿街卖唱,外面虽然风景宜人,心里却是一片荒凉。唱着唱着,我的眼窝就湿了。

我唱歌一直不记歌词,但是,唯独这首,过去多少年了,而且多少年不唱了,今天想起来的时候,一下子,歌谱和歌词一个不落地跳了出来。

我和父亲合作这首歌的时候,小院子里很安静,连慢摇和轻拍扇子的声音也听不到了。那个时候,家家很穷,听到一些悲惨的歌曲或故事,总是会联想到自家。

除了这首,也唱别的。都是一些老掉牙的歌,但是,邻居们百听不厌。有时候逢着我肯唱的时候,父亲也自拉自唱:“雪皑皑,夜茫茫,高原寒,炊断粮。红军都是钢铁汉,千锤百炼不怕难。”

我们那条小巷,常常因为歌声或者琴声吸引更多出来乘凉的人。

这样的场景几乎天天晚上都要在我家院子里上演一次。母亲的服务工作也总是做得极其细致,她每晚都会将庭院打扫得干干净净,然后用一桶井水均匀地泼洒在地面,泥土地常常发出“滋滋滋”吸水的声音。

母亲做这些的时候,晚饭常常已经是憋在井水里,而父亲常常正在腌黄瓜。他的刀工一直让我很是钦佩,“啪啪啪啪啪”,一条黄瓜切下来,几乎不带停顿的。黄瓜切好后,放在一个盆子里,再放点盐。父亲从来不用手去抓,而是将那个盆子上下颠。父亲说,手抓式一来不太卫生,二来抓着抓着黄瓜就蔫了,一点都不脆了。最后的一记“啪”是拍蒜头的声音,腌黄瓜时,如果少了蒜头,就像咖啡少了伴侣般的无趣了。

如今,那个破旧的小院子早已不复存在了,当年的歌声和琴声也不知随风飘散到哪里去了。父亲浓厚的男中音也早已在二十年前失却了往日的风采——那一年他患了喉癌,做了声带切除手术。而我,因为一直不停地为生计奔波,追赶的脚步匆忙而沉重,已经很少唱歌了。

只是,我依然会想起那些老去的夏夜。很多时候,我只能怀念,只能用“我们那个时候”的句式挑起过往的一些温暖,聊以安慰当下疲惫的心灵。